

# 从莫高窟到胡杨林

□ 李予阳



千年莫高窟。

李予阳摄

向甘肃西北方向望去,那里有无尽的荒漠、枯竭的河床、即将谢幕的夕阳,有人类最伟大的文化瑰宝之一莫高窟,还有千年不死的胡杨林、昂扬向天去的“争气弹”……更有一代又一代背负责任、心怀信仰的人们

10月下旬,河西走廊西端的天气已经转凉。飞机降落在敦煌机场,透过舷窗第一眼看到的是有些苍凉的戈壁风景。空气中带着萧索的寒意,骤然而起的大风卷起沙尘,天空一片昏昏苍苍。

参加完酒泉市委市政府、甘肃旅发委、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大敦煌文化旅游圈建设论坛,晚上观看了导演王潮歌创作的西北首部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我们跟着人流在黑暗中边走边看,不时邂逅视觉上的惊喜。

我这次真是“又见敦煌”。几年前来过酒泉,出差路上,远远眺望了一眼玉门关和阳关遗迹,匆匆忙忙到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和月牙泉走了一遭,时间太仓促,无法领略丝路大漠深沉壮阔的美。但从此,敦煌就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念想,成为情结。

第二天到莫高窟参观,老天爷总算给了面子,天空露出了灰蓝色。照例先看了两部讲述莫高窟历史和艺术的数字影片。出于保护的原因,旅游旺季洞窟只能看8个,能看哪8个也具有随机性,以错开人流。每个洞窟外都加装了一扇木门,只在参观时打开。讲解员让大家散开,好让洞窟能够呼吸,阳光柔和地落在壁画和塑像上,色彩斑斓、造型奇幻的壁画和雕塑带人走入一个瑰丽的精神世界,一片荒凉与文化遗产的绚烂丰富形成强烈反差。讲解员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令参观者如同上了一堂精彩的艺术课。

犹如《诗经》和《离骚》,莫高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近代以来,中国画家们学艺西方,最后却发现西方敬重的是我们的东西,是莫高窟艺术。于是,他们又返回到母体,回到源泉,去重新临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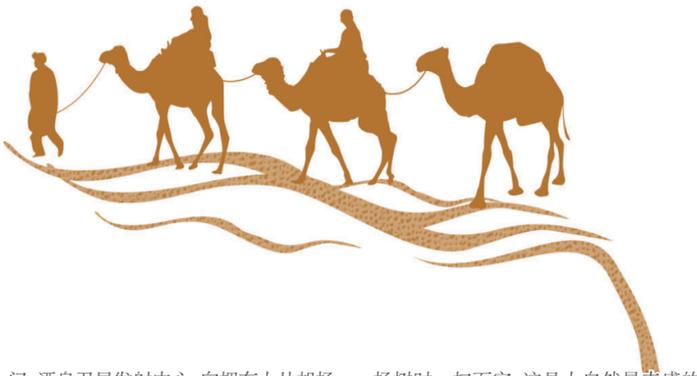
线条、发现色彩。

莫高窟不仅是艺术圣地,更是令人敬仰的精神高地。张大千、吴冠中、关山月……来这里寻找艺术滋养的画家,许多人走出去后在创作上成了大家。而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代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则选择留下来,放弃成名成家的机会和大都市的舒适条件,在大漠孤烟中守护千年莫高窟,面壁临摹、整理研究、复活古老技法、传承文化血脉。从青丝到白发,莫高窟一万多平方米壁画,有的人穷其毕生也只临摹了一小部分。这些心怀理想的守护者令人感叹,更令人敬仰。

余秋雨在他的文化散文《莫高窟》里这样写道:“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莫高窟成为艺术集大成之地恰恰在于它鲜活的生命力,是对现实的再现和瑰丽想象的结合,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人们可以在壁画、塑像中看到古人的生活场景、了解古人的情感。网络上曾流行莫高窟的抖音,就是选取了生活气息浓郁的壁画片断,令人忍俊不禁。

莫高窟太丰富了,几天几夜也看不完。好在现在敦煌研究院推出了系列文化研学之旅,可以让人们有充分时间慢享莫高窟,看到更多的洞窟,听文化讲座,学习画画。

参观完莫高窟,我们一路向东,经过瓜州、玉



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拥有大片胡杨林的金塔县进发。在瓜州吃午饭时,当地人聊起玄奘取经路过瓜州的故事,那是他西行旅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在800里流沙的茫茫戈壁,玄奘迷路,并打翻水袋。绝望中玄奘掉头往回走了十几里后,经过内心交战,又调头再度西行。“宁可西而死,岂能东而生。”经过五夜四天滴水未进,在死亡边缘的玄奘奇迹般遇到一个水洼,并最终完成了西行最艰难的路程。

无限感慨中离开瓜州,接下来的行程天空日益晴朗。探访过玉门魔山地质公园,我们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走进东风航天城,时光仿佛倒流,一下子回到了红旗飘飘的年代。这里的宾馆和街道名字都极具特色,几个宾馆分别取名“神舟”“东风”“航天”。街道有太空路、宇宙路、航天路、胡杨路、黑河路、红柳路等。一座座朴素的二层红色砖墙建筑,排列在道路两旁。自1958年10月成立以来,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先后打出一系列“争气弹”。从1999年到2016年短短17年间,11艘神舟飞船从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先后将11名中国航天员送入浩瀚太空。

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金塔胡杨林。所有的疲惫在见到大片金灿灿的胡

杨树时一扫而空,这是大自然最丰盛的馈赠,想不到大漠深处有这样美丽的森林!天空也分外给力,碧空如洗,胡杨林金色的倒影映衬在碧蓝的水中,让人仿佛置身仙境。秋风乍起,胡杨树叶飒飒洒洒,“簌簌”地落到地面、落到人的衣襟、头发上。

胡杨树同一棵树上叶子形状也不同,很奇妙。但胡杨树沧桑的树干比树叶有更多的故事,开裂的树皮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传奇。突然想起西部小镇人自己写的歌——“生活的压力让我凋零,希望又使我枝繁叶茂……”也许正是沙地盐碱的严酷环境造就了胡杨树极强的生命意志和坚韧的耐力,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金塔的林场试种胡杨防风固沙,如今已经是灿烂林海。

无论看多少文字、图片都替代不了一次真实的行走。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一次关于信仰的行走。行走也是为了寻找、探索、发现。出使西域的张骞,取经印度的玄奘,当年最刻骨铭心的行走都是在河西走廊。背负责任、怀着信仰,踽踽独行。茫茫戈壁、大漠孤烟,他们在行走中想些什么?

从莫高窟到胡杨林,我想我会一次次再来河西走廊,再见酒泉,又见敦煌。



胡杨林金色的倒影映衬在碧蓝的水中。

李予阳摄

## 百草园里赏南瓜

□ 王晓

南瓜品种多多,苦日子里没少吃,好日子里照样上桌。食物的好处,岂止是解了口腹之欲,更多是记录了生活最真实的样貌

这里的百草园,是我们江苏仪征山区的一个农庄。园主人孩提时为鲁迅的百草园着迷,不惑之后,就打造了这么一处安放身心的所在。

虽是乡下的农庄,却是四星级酒店的标准。大早,我从深度睡眠中醒来,一看外面,花草植物绿了几分,也矮了几分。这才想起昨夜似乎有过雷鸣。骤雨初歇,门前的芝麻,叶上花上,“水豆豆”亮晶晶的。墙边的巴根草,毛乎乎的面也是“珍珠”闪烁。难得的清凉,我要到园子里走走。

百草园不大,现有面积不过百亩,随便往哪里一站,整个园子尽收眼底。因为园主人爱庄稼,善经营,不大的园子,分水稻荷花套种区、玉米花生采摘区、水果品尝区、各色蔬菜区等多个区域,因品种丰富,自然生出辽阔之感。

我沿着红砖铺就的小路往园子腹地走。走过防腐木架设的景观桥,就到种植蔬菜的区域。这一水系环绕的高地,大概有十来亩,全部长满各种蔬菜。适逢雨后,大片的绿色青翠养眼。更吸引人的,是小路边上、水坡坎上,长着数不过来的南瓜。它们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随性自由,落落大方,憨态可掬,既不躲也不藏,瓜藤瓜叶因干旱多时,枯得差不多了,想躲藏也躲藏不住。这里的南瓜,何止大方,简直泼辣,它们任性地向河坎爬,不管不顾地丢下大大小小的瓜,那瓜有的离水面仅有一线,成就水墨画一样的风景。白石老人画过不少南瓜。他的南瓜灯笼大,色彩艳,色泽金黄。农村瓜果藤篱走进白石老人画中,是对平和务农生活的写照和向往。百草园主人从南海转战田园,在园子里种那么多南瓜,其心境与白石老人南瓜图多有契合。

乡下,南瓜不稀奇。南瓜品种也多。小时候,春天,母亲喜欢在猪圈后墙边点几粒南瓜种,靠近猪圈种南瓜,一为上肥容易,二为节省空间,刚开始闷头发芽长叶,一入夏,像睡醒了似的来了精神,边上搭个矮矮的架子,它便一下子窜上猪圈屋顶,花在上面开,瓜在上面结,如盆如磨,我们叫它磨盘瓜。磨盘瓜青皮,有白斑,瓜瓤橙黄,可炒瓜丝,可红烧瓜块,炒瓜丝更好吃。这种瓜最好的还是瓜籽。把瓜瓤掏出来,在水里抓抓,瓜籽沉下,瓜瓤漂净。把瓜籽晒干,看露天电影,炒一锅带去吃,香味会倒倒前后左右一大片。农田边边角角的荒地,常种牛腿瓜,顾名思义,那南瓜像牛腿,末端膨大。牛腿瓜也是青皮,扛一个回家,要吃好几天。这种瓜肉粗,剁碎,拌香菇丁、白干丁,做饺子馅,很不错。

白石老人画的灯笼瓜,南瓜中多见。通体金黄,个头也大,憨憨拙拙的很讨喜,也很好吃,最特殊的口感是“面”,吃起来沙沙的,类似吃高邮咸鸭蛋的感觉。这种瓜连皮煮熟了,刮下瓜肉,与面粉、水调和,可做馒头、饺子皮,或者南瓜饼、南瓜丸子。瓜代菜的时候这么吃,省粮食。这两年,人们讲究养生,南瓜粗纤维多果胶不用农药不贪肥,实实在在的大众健康绿色食品。南瓜又受到了青睐,还有越来越俏的势头。

我们年幼时,家里住房紧张,农具和收的农作物都堆在我们房间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堆南瓜陪我们睡觉。井冈山人是小米饭南瓜汤,我们乡下河人是大米饭南瓜汤,几乎天天吃顿顿吃。那时候,南瓜送人拿不出手。这两年,城里人下乡走亲戚,谁家搬几只南瓜到你后备厢让你带走,那是关系近的。现如今,南瓜是要论斤卖的,一只灯笼瓜几十斤重可卖几十块钱,不便宜哦。

说实话,小时候记忆里,红烧这种灯笼南瓜,除了无味无他,太寡淡了。百草园请了从德国打工回来的大厨,也是光烧南瓜,可那味道丰富多了,有了蒜香,还加了麻油,香味里就有了层次,甜甜的,沙沙的,口感好多了。

百草园草原除了前面几种南瓜,更多的河坎边满处爬爬便的,是金丝南瓜,扬州农科所买的精选良种。这种南瓜,像孩子玩的小皮球大,未成熟时呈白色,熟了瓜色金黄,这种瓜外形好看,口感糯糯,不像磨盘瓜、牛腿瓜,吃起来声势浩大,需要几家同吃,或者分几顿吃。金丝南瓜适合现代小家庭或者宴席点缀。大厨很有创新意识,我们将在别处吃的南瓜盅拍照给他,再来百草园吃饭,就尝到了南瓜蒸鸡蛋银鱼。碗盖大的金丝南瓜上三分之一切开,挖空,草鸡蛋和刚出水的高邮湖的银鱼搅拌,放水,放盐,搅拌均匀后倒进瓜中,盖上三分之一的瓜盖,煮熟,瓜是器皿,又是食材,很好吃。有好学者,带回南瓜一只,学做,她的南瓜里放的是肉圆,荤素搭配,更佳。

过一阵,又去百草园,南瓜蒸八宝饭也吃上了。还是这金色南瓜,去皮切成瓣,伏在八宝饭上,保持瓜的形状,还是不沾油烟的蒸煮。端上来时香甜诱人,是我的大爱。

我在清凉的空气中行走,一边走一边数南瓜,几十个上百个是有的,看似枯焦的瓜藤像有魔力一般,还在不断开花、结瓜。这么多南瓜怎么吃得完?园主人豪爽地发通知:百草园所有南瓜都不卖,谁来园子玩,免费送。那还客气啥?赶紧的,来百草园摘南瓜,回家搞个创意菜,精神物质全方位享受。

## 枫叶红于十月秋

□ 赵强

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拿枫叶做国旗标志的国家,枫叶对于加拿大的重要可想而知。每年从9月的第三周之后,加拿大各地的枫叶就开始呈现多姿多采的景象了。用令人震撼、赏心悦目都不足以形容我每次在每个地方看到枫叶时的激动心情。

从10月初,北京香山等地的红叶就开始出现层林尽染的景象了。香山红叶基本是黄栌树叶变红的。加拿大枫叶的红,不同于香山红叶,它不仅仅是普通的红色,还有橘黄色、猩红色、桃红色等。

飞机快到加拿大降落时,从高空往



几种颜色交织的枫树,点缀了秋天的金黄底色。

赵强摄

下看,整个地面几乎就被红色所包围。我在飞机上还使劲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是看错了。

友人从蒙特利尔市的机场接我去拉瓦特利市。这个小城紧挨着蒙特利尔市,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城镇。途经圣劳伦斯河时,我一下子被如此宽广的河面、汹涌奔腾的河水所陶醉了。此时的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金光。我坐在河边精致的木椅上,周边都是开摩托、汽车途经此地休息的老人,也有在此悠闲遛狗的当地人。周边长满了高大笔直的枫叶树。据介绍,无论是红枫还是糖枫,其生长高度均可超过30

米。它们的主要产品是枫浆,还是制作家具的绝佳材料。难怪加拿大人都如此偏爱枫树呢!

在魁北克省,沿着圣劳伦斯河一路驱车,无论是走4号公路,还是走普通的公路,几乎都是枫树的天下,每次出行,我都是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因为这样色彩强烈、遍地都是红色景象的地方,以往真是见得太少了。

据说,枫叶中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特殊色素,在酸性液中呈红色。到了秋天,气温降低,光照减弱,对花青素的形成有利,而枫树等红叶树种的叶片细胞液呈酸性,整个叶片便呈现红颜色。因此,是秋天的气象条件染红了它。当秋天到来时,白天缩短而夜晚延长,这使树木开始落叶。在落叶之前,树木不再像春天和夏天那样制造大量的叶绿素,并且已有的色素,比如叶绿素,也会逐渐分解。这样,随着叶绿素含量的逐渐减少,其他色素的颜色就会在叶面上渐渐显现出来,于是树叶就呈现出黄、红等颜色。

已是10月,魁北克的温差较大,中午也许是20多摄氏度,晚上就成了零下几摄氏度。如此大的温差,难怪枫树要出现如此大的色差呢。的确,在世界众多的红叶树种中,枫树的秋叶独树一帜,极具魅力。树姿优美,叶形秀丽,令人爱不释手。据说枫树品种多达十几种,只有硬枫、黑枫和红枫三种枫树可产糖浆。一棵大枫树每天可采集4公升的树液。世界上只有北美地区的枫

树可产枫糖浆。于是,枫糖浆也就成了加拿大享誉世界的特产。当地友人本来要带我看一个产枫糖的小农场,但是由于那几天连续下雨,路途湿滑,就没有去看这个难得的枫糖生产过程。不过还是到当地买了小瓶装的枫糖浆带回来,作为纪念。

在魁北克省的几个城市和乡村旅行,不但每次都让枫树占据了我的视觉,冲击着我的视觉,更感受到这个素有“枫叶之邦”的移民国家,几乎所有的公民都热爱着自己的国土,没有见到被污水污染的土地和河流,没有见到随意被砍伐的枫树。几乎每棵枫树都高大挺拔,像哨兵一样,守卫着这片和平繁荣的国土。

如果说“霜叶红于二月花”,那么如今的加拿大就是“枫叶红于十月秋”了。起源于蓝色安大略湖的圣劳伦斯河,不但抚育了魁北克,它还与枫树大道平行,几百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般散落在枫树大道旁,走在哪里,都是红色、橘黄色的海洋。景色灿烂,人们的心情也无比灿烂。无论我走在哪里,遇到不认识的当地人都是友好地微笑着说法语问候,令我这个异乡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金秋十月,红色浸染的魁北克,灿烂的枫叶映红了碧水蓝天,染红了城镇村庄,也使我心情格外激动。我感谢大自然的如此馈赠,也想说,秋季到加拿大来看枫叶,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